三味书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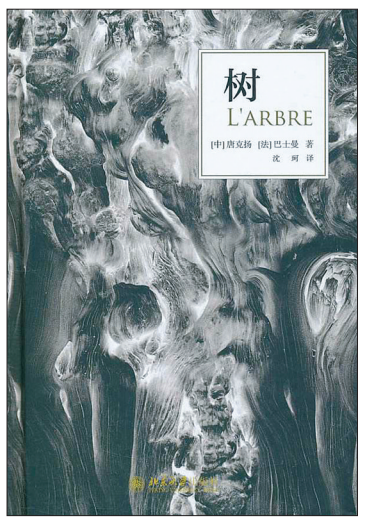
人类遥远而又古老的朋友

——关于《树》的感想

蔡体霓

7月，在宁波潘火桥家里，暑气难消，只有到了夜间才稍翻上几页书。7月底回上海，又不能将宁波家中的书全部搬去，只好挑几本薄一点的带在身边，其中就有这本《树》。

此书为北大出版社“远近丛书”中的一本。“远近”一词引自苏东坡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中国古话说“人之不同，各如其面”，朝夕相处的人尚且不同，何况远隔重洋、在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呢。事实上，同一个题目，由中国和法国的作者共同撰写，迥异的地域环境、历史进程、文化氛围，都会在文章中由内而外地渗透出来。乐黛云是这套丛书中国方面的主编，她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所选题目当然会引起双方的共同兴趣。



写“树”的中国作者叫唐克扬，目前从事着与建筑和艺术相关的工作，他将树的故事讲得既神奇又有美感。讲了“五棵树的梦想”，分别为今又摇落、古花、树妖、木奴和南柯，最后说到菩提，很有点豆棚瓜架下的味道。

在“古花”篇里，讲有一个老头，嗜好“瘿木”，亦叫“影木”，他歌咏老去的树，用枯墨描绘它们奇曲多变的姿态。这篇文章好看之处在于既有知识性，又有美妙的文字表述。文中说到，在瘿木停止跳动的心脏中，有着若隐若现的希望，它们是不知来源的神秘的新的生命。一个写《博物要览》的人，曾看到一块桌面，“长一丈一尺，阔二尺七寸，厚二寸许”，满面“胡花”，花中结着细小的葡萄纹。再看过去，居然还有完整的茎叶的形状，这种瘿木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满架葡萄”。又说《新增格古要论》里提到，“满架葡萄”是叙州府何史训的桌面，见者道：“其纹脉无间处云是老树千年根也。”树或树根本身是生命的象征，因此留在瘿木中的影子不是没有来由的。注视着“满架葡萄”，一会儿是云朵、流沙、海涛，一会儿却又什么都没有了。在这样的循环中，故事里那个爱瘿木的老头似要飞腾而起。

树与木是有生命的，看到一片树林，我们心中会觉得欣快，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喜欢木头做出来的东西。书里讲到，有一个叫十一郎的人，工于巧思，将一块奇木制成人状，安上心，名叫“木奴”，木奴能歌善舞，颇通人性。这种传奇色彩在民间故事里是最常见的，它充满了想象力与人情味，很合中国人欣赏的口味。

巴士曼是同题撰文的法国作者，是作家、建筑师、中世纪文化史家。他所写的内容包括“树教给我们的”“对树的崇拜”“书写与记忆”“从城墙到教堂”“从艺术到战争”“树发明了齿轮”等，完全是西方的叙事方式，让人了解树的实际功用。他觉得，树木对人类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12至15世纪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哥特式建筑的空前繁荣上，而且促进了多方面的发展，尤其是所有事先需要精确图纸的技术，如建筑、海事工程、交通建设、航空工业等。

巴士曼将事情分析得头头是道，如木头手柄的发明使利器的尖部远离转动的中心，从而提高速度，增加冲击力。斧头若没有手柄就不能使用，正如睿智的民间谚语所说：“没有了斧，也不能把斧头柄扔掉。”

在后记里，作者最终讲到，树是人类遥远而又古老的朋友，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树木所形成的祥和环境是维系人类精神世界平衡的必要因素，也是我们星球永久居住的首要条件。

再提一笔，书薄薄的，文字亲切活泼，版式精巧玲珑，便于在舟车之中或临睡前，轻松翻阅。

如何完成一个“我”

——读钱穆《人生十论》有感

如 月

钱穆被称为国学大师，在学问上有大的视野，做人做文上有大的谦逊。他在《人生十论》序言中称，“问我何所有，山中唯白云。只堪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本书汇集了作者讨论人生问题的三部演讲稿，一为“人生十论”，一为“人生三步骤”，一为“中国人生哲学”。他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探讨当代潮流风气，谈论“心”“我”“自由”“命”“道”等终极问题，而不离人生日常生活态度，启发读者追溯本民族传统的根源，思考中国人在现代社会安身立命的根本。

在《人生三路向》中，大师提出：“人生只是一个向往，我们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向往的人生”。向往必有对象，对精神界向往的最高发展有宗教，对物质界向往的最高发展有科学，他分别从宗教、科学的角度，通过对东西方文化的比对，探讨人生向往的意义。他分析印度人向内追寻与西方人向外扩张的利弊，总结中国儒家的人生既不偏向外，也不偏向内，不偏向心，也不偏向物。儒家人生的向往是天人合一，尽己之性，然后可以尽物之性，而后赞天地之化育。儒家有一个辽远的向往，但同时也立足当下。儒家悬至善为人生目标，主张福德兼备，那才是人生最伟大的向往。

在《如何完成一个我》中，钱穆说：“天地生了一个一个人，并未生成一个一个‘我’”。“我”如何才能自得，异于他人而成为一个特立独行之真我？他认为，要有最基本的中国文化精神支撑，来完成“我”的德性与品格。就是要先使自己成为一个好人，做天地间一个完人，也就是完成中国人所谓的“礼”。

禅家有言，运水搬柴，即是神通。阳明学者说，“满街都是圣人”。满街熙熙攘攘，尽是些运水搬柴的琐碎事，但人生中不能没有这些事。“我”不能做圣人，是“我”与尧舜有差距，但“我”能在人生中尽些小本分，能运水搬柴，“我”也就同尧舜一样了。“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这样就能成就一个独一无二、不可复制、尊贵无比的“我”。

中国古代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立功要有际遇，立言要有条件，只有立德，不受际遇条件限制。中国人最看重立德，如果在运水搬柴的小事上，尽心尽职，问心无愧，这就是尽德，就能完成一个真我。

在《如何解脱人生之痛苦》中，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生一切痛苦，皆由两大限。一为人我之限，一为生死之限。”他对痛苦的起源、表现与解脱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解析，让我们对生与死、痛与乐，乃至人生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钱穆主张在有限的人生中寻觅出路，求安适。我们的身量有限，而心量无限，人应当从自然生命转入心灵生命。超出有限，便是解除苦痛。他每提出一个论点，即紧紧围绕着它旁征博引，从历史、宗教、中西方文化的角度加以阐释，抛砖引玉，启发读者去思索。这也是作者自己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和探寻。

中国有没有一本人人可读的书呢？钱穆认为有的，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读《大学》，《大学》的宗旨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重中之重就是要把身心安顿好，父母的心放在孩子身上，孩子的心也要放在父母身上。父亲的心，走向儿子的心，便成为慈。儿子的心，走向父亲的心，就是孝。朋友的心，走向朋友的心，就成为忠与恕。每个人的心，都走向别人的心，身心安顿好，而后才能一步一步直至“平天下”。

这不是一本适合“速读”的书，它需要静心凝神，慢慢品味，默然思索，然后才能有所得。

品 鉴

哀欢的时间

——三岛由纪夫《上锁的房子》读后

钱雨婷

三岛由纪夫说：“我少年时代专念于诗和短篇小说，其中笼罩着我的哀欢。”《上锁的房子》是三岛由纪夫的短篇小说集，共收入12篇小说，以作者创作的时间顺序进行编排。从15岁到44岁，从少年走向不惑，在身体慢慢成熟的同时，作者精神上也经历着一次又一次地两极磨炼：因为年轻，因为希望而欢愉；因为衰老，因为虚伪而哀伤甚至憎恶。

陈德文先生在本书的译后记中这样概括小说风格和表现手法：“不同于那种着眼于作家个人生活、乐于自我暴露隐私的所谓‘私小说’，三岛由纪夫一出手就以独特的题材、迷幻的情节、出人意表的想象与譬喻，以及奇诡多变的语言表达，在现代日本文坛异军突起，别树一帜。”12篇小说中，每篇的人物形象和故事结构都是奇异且独立的，倘若将这些人物凑到一块，就构成了一个大致的社会，其中涵盖了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人，从婴儿到老年，从底层恶女到高层局长，形形色色的人构成光怪陆离的社会。

虽说三岛由纪夫的作品以独特而著称，但仔细琢磨一下，还是应了那句老话：万变不离其宗。在概括每篇小说的主题时，这几个字或词汇会在读者的脑海中反复出现：死、恐怖、衰老、孤独、爱。如你所见，占多数的是负能量的词汇，如同“哀欢的时间”，也是“哀”先于“欢”，“哀”多于“欢”。作为一名优秀的作家，三岛由纪夫的内心必定是敏感的，眼界必定是开阔的，他不会只沉溺于那些如在天堂中的美好，他所经历的时间告诉他，“太阳底下的阴影”是存在的，而且不只那么一点！

在《彩绘玻璃》中，作者描绘了一对时髦的“初老”夫妇以及他们的侄子及其女友。如果按寻常套路走，这四个人物可以虚构出一幅其乐融融、情意绵绵的爱情小说，但是作者具有真正的同理心（尽管当时只有15岁），知道“初老”的人是绝不愿也不乐于去接受自己青春不再的事实，血气方刚的青年在恋爱中也不会选择止水般的情感，总想要擦出点爱情的火苗来。所以，作者让年老的嫉妒年轻的，也让年轻的情侣之间互相憎恨，这看似非常残忍，但这才是真正的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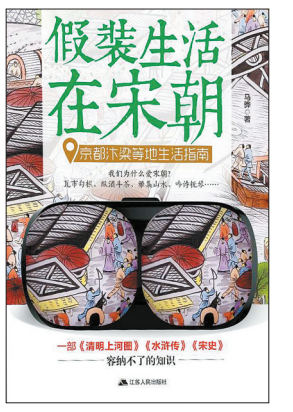
由于这本书按照时间编排顺序，让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三岛由纪夫在创作前期和后期的两种不同的批判方式。前期的他，完全侧重于哀、憎恨，如《讣告》，主要通过心理和动作描写刻画了政治家、金融家以及地方豪强精于算计、虚伪自私的丑态；而在后期作品中，“爱”等温暖的字眼好像藏在乌云背后的阳光，在阴暗的文章中发散出来。如《上锁的房子》中孤独的男主人公一雄在格格不入的世界中，幸运地找到了桐子并获得安慰，“一雄只一眼，就认定（桐子）是自己的女人”。毕竟在小说前面的描述中，我们会自然地认为一雄就是契诃夫笔下那种无法获得爱的“多余人”。而真正让人感到平静和温暖的，我想应该是作者在44岁时写的《兰陵王》，这部作品严格来说更像是一篇颇有见地的音乐艺术论，在多变抒情的音乐中，借助中国故事悄无声息地杂糅进“战争与和平”这个对立因素。

“人们对于爱和残虐的嗜好，完全是同一种东西。”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揣测三岛由纪夫的创作意图：小说不是要把大家带入黑暗，而是让大家去黑暗里体验一番，这样回到阳光底下时，我们才会明白应当如何面对生活。

30年，对三岛由纪夫来说，是哀欢的时间，是创作的时间。他把自己所信仰、所热爱、所希望、所憎恶、所不屑的东西，统统提炼出来，以作品的形式流传至今。

荐 书

《假装生活在宋朝》



作者	马 骅
出版	江苏人民出版社
日期	2017年8月

提到宋朝，我的脑海里总浮现出宋词、活字印刷术、交子等一大堆闪亮的宋文化符号。宋朝的文明，与当时稳定的社会局面和士民的平和心态不无关系，从传世经典名画《清明上河图》就可以察觉到宋代的世俗之美。

千年之后，宋人的生活被时光的尘埃所遮盖，若想去了解，唯有翻读《宋史》《东都事略》《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相关典籍，常人与历史之间有着深深的隔阂。作家马骅对宋史有着深入研究，他查阅近100万字史料，推出了这本《假装生活在宋朝》，让读者随他一起穿越，在走马观花中感受宋人的生活百态。

“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王安石的诗句为我们揭开了宋代“榜下捉婿”的典故。“绿衣郎”是新科进士的别称，当他们的名字出现在进士榜上后，家有女儿的达官富绅往往会争抢这些“潜力股”回府。在宋人的价值观里，有钱有权远远不如有德有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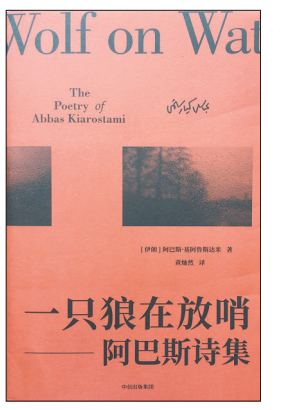
宋代的茶文化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其影响延续至今，甚至传播到东瀛。宋代的皇帝子民都爱饮茶，皇帝一高兴，就要拿出贡茶赏给大臣；文人雅士间一有空闲就要来个“斗茶”；庶民百姓早晨洗漱后，要“煎点汤茶药”。煎茶的流程绝不马虎，“首先用炭火将茶水烧得滚沸，用冷水点住，茶水再滚沸起，再用冷水点住，如此点三次，才能收到色香味俱佳的效果。”从饮茶风尚中，不难发现宋人注重生活品质。

宋代流行的“蹴鞠”是足球运动的前身，宋代的蹴鞠用12片皮做成，比唐代的8片皮更接近圆形。马骅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宋代“足球”运动的盛大场面，他概括性地写道：“在足球上，咱们的宋朝，就相当于今天的巴西”。

《假装生活在宋朝》虽是讲史，却以现代语言表现，巧妙的“新瓶装旧酒”能够让历史焕发新的光彩。

（推荐书友：李晋）

《一只狼在放哨》



作者	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
译者	黄灿然
出版	中信出版集团
日期	2017年7月

本书收录了伊朗著名诗人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的200余首诗歌，这些短小精悍的诗作仿佛俳句，在很好继承古老的波斯诗歌传统的同时，构筑了自身独树一帜的诗风，令人过目难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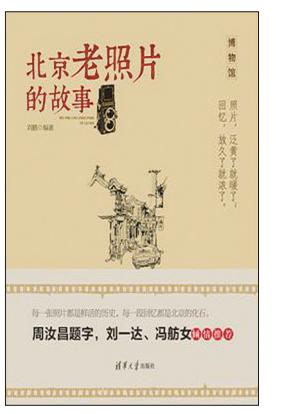
阿巴斯同时也是一位备受瞩目的电影导演，因此他的诗作中有丰富的镜头感和画面感。比如他写黎明，“黎明。/黑母马/生下的/白驹。”他写某一刻的场景，“灯笼光。/挑水者长长的影子/投在开满樱花的树枝上”。短短数行，奇特的想象和生动的画面跃然纸上。

阿巴斯的诗歌还呈现出哲学和冥思的特征。“犹豫，/我站在十字路口。/我唯一知道的路/是回头路。”“在我生命中/偶然事件的影响/大于决定。/惩罚的影响/大于鼓励。/敌人的影响/大于朋友。”读到这样的诗句，总会让人心里一动，若有所思。

阿巴斯说过：“真正的诗歌提升我们，使我们感到崇高。好诗总是诚实和敏感的。”因此，在诗集中能欣赏到不少内涵深刻的作品，“你不在时，/白天和黑夜/是分秒不差二十四小时。/你在时，/有时少些/有时多些。”读他的诗，那些日常生活中最平常不过的景象好像也晕染和附着了浓浓的诗意，“核桃的味道。/茉莉的芳香。/雨落在尘土上的味道。”“落在干草堆上的雨/把春天的气息/带给牛。”徜徉在这些简短、跳跃但细节生动丰富的诗句中，我们自能体会到平凡的生活之美。

（推荐书友：虞时中）

《北京老照片的故事》



编著	刘鹏
出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日期	2017年7月

我对北京有莫名的好感，喜欢它的磅礴大气，更喜欢它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内涵。这座城市的历史风韵，从刘鹏编著的《北京老照片的故事》中可见一斑。该书包括“城池街巷”“城市记忆”“宗教建筑”三部分，是作者同名系列丛书的第二部，也是展现他北京老照片收藏成果的收官之作。

作为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刘鹏系统收藏和研究历史照片已有17年之久，在《北京档案》等专业期刊发表收藏研究心得百余篇，他在新浪博客与网友交流分享的老照片故事，访问量有3000万人次。

老北京城分为内外两城，它是以哪个门的南北走向来确定的？四重城由内到外分别是什么？老北京城的中轴线在哪里？这些都可以在“城池街巷”一章中找到明确的答案。

北京的历史悠久，它的旅店、公交、铁路、机场随着商旅的发展又有着怎样的演进过程？那忘不掉的老浴池里的特别味道，那围歼麻雀的荒谬行动，在一张张老照片中原景重现，这也构成了“城市记忆”中的闪亮情节。同样，透过宗教建筑可以让读者简单了解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在北京的发展，也更清楚一些名胜古迹的方位所在。

作者从解读老照片入手，根据照片中人物穿着和场景特色，结合翔实史料去加以甄别分析，对还原古都历史风貌、传播北京传统文化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照片，泛黄了就暖了；回忆，放久了就浓了。要体会老北京的“浓”和“暖”，阅读本书显然是不错的选择。

（推荐书友：朱延嵩）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